

〔美〕戴维·伽特森著
熊裕译

Snow

Falling

on

Cedars

David

Guterson

雪落香杉树

雪落香杉树

[美] 戴维·伽特森 著
熊裕 译

(京权)图字:01-2016-184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落香杉树/(美)伽特森著;熊裕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063-8787-3

I. ①雪… II. ①伽… ②熊…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2752号

雪落香杉树

著 者:[美]戴维·伽特森

译 者:熊 裕

责任编辑:王 旻

统筹策划:周丽华

装帧设计:丁威静

特约编辑:朱 岳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制 作: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8×210

字 数:260千

印 张:12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787-3

定 价:52.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怀抱感激之心，
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

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发现自己来到一片幽暗森林，
眼前路径已失。
啊，难以言传，这是一片怎样的蛮荒、纠结和崎岖！
心中恐惧攒簇。

《神曲》，但丁

和谐，像随之而来的海面上的清风，是个例外。

《转动帆桅》，哈维·奥克森宏

第一章

被告人宫本天道傲然端坐，刻板却不失优雅。他的手掌轻柔地搁在被告席的桌面上——在一场对于他的审判中，这是他所能保持的最为超脱的姿态了。后来，旁听席上的一些人认为他的寂默意味着对整个庭审过程的蔑视，另一些人则坚持他是为了掩盖对即将做出的宣判的恐惧。不管是为什么，天道都面无表情，连眼神的闪烁都不曾有。他身着白色衬衫，扣子直扣到脖颈处，灰色裤子熨烫平整。他的形体，尤其是脖子和肩膀，给人一种印象：这是一个体力绝对强健的人，行事严谨，颇具威仪。他面相平和，棱角分明，头发被紧贴头皮地剃过，使得肌肉感更为显著。面对朝向自己的指控，他坐在那里，一双黑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直视前方。

旁听席座无虚席，但法庭里并未显现出乡间谋杀案庭审过程中常见的狂欢氛围。事实上，聚集在此的八十五位公民看上去出奇地安静，若有所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识卡尔·海因，一位用刺网捕鲑鱼的渔民，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如今被安葬在印第安球形山上的路德教会公墓里。大多数人都像星期日去做礼拜前那样，打扮得体以适宜公共场合。审判室虽然简朴，但在他们心目中也是和教堂一样是庄严肃穆之地，所以他们言行举止都带着一种在教堂里的庄重感。

卢埃林·菲尔丁法官的审判室位于这个岛县法院三楼一条潮湿风凉

的廊道的尽头，陈旧而狭促，作为审判室是小到不能再小。这里色调灰暗，陈设简陋——狭窄的旁听席、一个法官席、一个证人席、一个胶合木搭建的陪审席，以及桌面磨损严重的被告席和原告席。陪审员们专注而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想要努力搞清事情的状况。男陪审员们——两位菜农、一个退休的捕蟹工、一个簿记员、一个木匠、一个造船工、一个杂货店主和一个左口鱼帆船水手——都穿着正装，打着领结。女陪审员都穿着星期日的礼拜服，包括一个退休的女招待，一个锯木厂书记员，两个紧张的渔民妻子，以及一个略显另类的美发师。

法警艾德·索姆斯在法官菲尔丁的吩咐下，给那些老旧的暖气片加上了蒸汽头，现在那些玩意儿在房间的四角不时地发出叹息般的声响。它们散发的热量形成一股潮湿难当的闷热，房间里的所有物件都散发出酸腐的霉味。

那天上午，法院的窗外下起了雪。四扇高窄的铅格玻璃拱形窗透出一派十二月的暗昧天光。一阵海风扬起雪花击打在窗玻璃上，融化的雪水流向窗扉。法院之外，友睦港小城沿着海岸线铺展。散布小镇的几座山头上，几栋久经风雨、衰朽不堪的维多利亚式宅邸在风雪中隐现，它们是一个逝去的大航海时代乐观精神的遗迹。更远处，香杉树交织出一片寂寂青黛。青杉覆盖的山丘清晰的轮廓在大雪中变得模糊。海风裹挟着雪花吹向内陆，扑向芬芳的杉树。在最高的树枝上，雪花开始堆积，温柔而又无休止。

被告人看着窗外的飞雪，一时有些分神。他已经在县治监狱里被关押了七十七天，包括九月尾、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他所在的地下室小房间里没有任何窗户，秋阳没有入口可以通达他。他错过了秋天，他现在意识到了——它已经过去了，凭空消失了。现在他用眼角的余光亲见窗外怒雪纷飞，惊觉雪景无限美。

圣佩佐是一个五千人口的小岛，气候湿润。它由 1603 年在此系泊

的迷路的西班牙人命名。和那时候的许多西班牙人一样，他们正在海上寻找西北航道。他们的向导兼船长，比斯卡诺伊探险队的阿奎拉·马丁派了一支小分队登陆，去岸边的铁杉树中寻找一根圆材来做新的桅杆。这些人刚一踏上海滩便被一伙努特卡奴隶流寇给杀死了。

移民来到了——大部分是些任性而乖张的人物，他们沿着俄勒冈篷车小道^①透迤而至。1845年，一些拱食的猪在边境上被加拿大的英国移民用武器屠杀。从那以后，圣佩佐便基本上与暴力绝缘。十年来岛上最不幸的事件是一个居民在1951年7月4日被一个醉酒的西雅图游艇主人用枪打伤。

友睦港，岛上唯一的小镇，为一支由围网渔船和单人刺网渔船组成的船队提供了深水泊位。那是一个古怪、多雨、海风肆虐的海港渔村。建筑物上的木板饱经风雨，陈旧而霉烂，显得发白。排水管锈成了赭色。长而陡的屋顶光秃而荒凉。高沿排水沟在大多数冬夜都漫涌着汇流的雨水。海风经常吹得村子里唯一的交通灯左摇右晃，或是引发镇上的电路故障，好几天才能恢复。镇的主街两旁排列着皮特森杂货店、邮局、菲斯克五金店、拉森药房、廉价商店（一个西雅图女人开的，内有喷泉）、普吉电力局、家居物品店、洛蒂·欧普斯威格服装店、卡劳斯哈特曼房屋中介、圣佩佐咖啡馆、友睦港餐厅，以及托格森兄弟经营的破败的加油站。码头上，一个海鱼打包厂散发出三文鱼骨头的腥气。州渡轮码头上，油浸防腐系统桩分布在发霉的船只阵列中。雨水，此地的精魂，锲而不舍地冲刷着一切人造之物。冬夜里它倾盆而下，在街道上喧腾。整个友睦港都隐没在雨雾之中。

圣佩佐也别具青翠之美，孕育出岛民的诗情。群山连绵，青杉如茸，放眼四望，山峦错落。岛上的民居潮湿而生苔，散布于田野山谷之中，周围随处皆是紫花苜蓿、玉米和草莓。雪松栅栏随意地排布在路

^① 俄勒冈小道是美国西进运动的主要路线之一。

旁，道路蜿蜒于树荫之下，蕨地之上。牛儿啃吃青草，拉出甜腻的粪便，不胜墨蝇的叮扰。各处不时有岛民独自锯起原木，在路边留下芬芳的锯屑堆和杉皮小丘。海滩上，圆滑的石子和海水的泡沫在阳光下闪烁。圣佩佐环岛分布着二十几个小水湾，每个小湾都有夏屋和小船闲适地错落，提供着数不清的天然系泊处。

友睦港法院里，审判室四扇高窗的对面，搭有一个台子，专门接待外地来的记者。那些记者们——贝灵厄姆、安纳柯蒂斯、维多利亚各来了一个，西雅图来了三个——没有显示出旁听席上可敬的居民们的那种庄重感。他们懒散地坐在椅子上，手托着下巴，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着什么。一个蒸汽暖气片就在他们身后不到一尺远，这些外地来的记者都流汗了。

本地记者伊什梅尔发现自己也在流汗。他三十一岁，面容冷峻，个子很高，长着一双退伍老兵的眼。他只有一条胳膊，左臂被从距肩关节十寸处截肢，因此他的外套袖口是扎起来的，缚在手肘处。伊什梅尔明白那群外地记者正在向旁听席上的本地居民传递一种对于海岛和岛民的轻视与不屑态度。他们懒散的对话在混杂着汗味的闷热空气中继续。其中三个人松了松领结，另外两个则脱去了夹克。他们是记者，带着职业性的倦怠和冷漠，显得有点太不拘束——在圣佩佐人看来这些内陆人应该严肃些才对。伊什梅尔不想像他们那样。被告人天道，是他认识的人，一个中学同学，他没法像别的记者那样，在天道面临谋杀指控的庭审中脱掉外套。九点差十分时，伊什梅尔在岛县法院二楼和被告人的妻子说过话。她坐在廊椅上，背对着一扇拱形窗，就在助理法官办公室外面，那间办公室的门关着。她看上去心事重重。“你还好吗？”他问她。但她只是背过身去。“别这样，”他说，“别这样，初枝。”

然后她便把眼睛转向他。后来，在庭审过后很久，伊什梅尔发现，关于那段时日的记忆总是包裹在这双眼睛的幽暗里。他记得她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在后颈绾成一个发髻。他对他的态度既不是冷漠，也不是怨

恨，但他感觉到了距离。“走开。”她低声说，然后怒瞪着他。事后他无法确定她眼神的含义——惩罚、悲伤、痛苦。“走开。”宫本初枝重复道。然后她转开视线，不再看他。

“别这样。”伊什梅尔说。

“走开。”她回答。

“初枝，不要这样。”伊什梅尔说。

“走开。”她又说。

现在，伊什梅尔坐在审判室里，汗水流过太阳穴，夹杂在那群记者中间让他感到尴尬，他想着上午庭审结束后要坐到旁听席不那么显眼的位置上去。同时，他坐对着窗外的飞雪，雪已经让法院外的街道变得寂静。他希望雪不停地下，将小岛变成冬日里无与伦比的纯净世界，那么罕见和珍贵，存在于少年时代的记忆中。

第二章

公诉人那天传唤的第一个证人是县治安官阿尔特·莫兰。在卡尔·海因死的当天，也就是九月十六日早上，县治安官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着一堆案卷，准备叫法院新来的速记员伊林诺·窦可思女士过来帮他一起处理这一年一度的县中事务——她这会儿正坐在法官席前面，默不作声，表情平静地记录着法庭上的一切。当他的副手阿贝尔·马丁森通过新购置的无线电设备向他报告说有人发现卡尔·海因的渔船苏珊·玛丽号漂浮在白沙湾的时候，他和窦可思女士惊讶地对视了一眼。

“阿贝尔说网已经撒下去了，漂在船后，”阿尔特·莫兰解释道，“我立刻感到不太对劲。”

“苏珊·玛丽号就漂在那儿？”公诉人阿尔文·胡克斯问道。他站在那里，一只脚踏在证人席的墩座上，仿佛是在公园的长椅边和阿尔特说话一般。

“阿贝尔是这么说的。”

“船上的渔灯也亮着？你的副手马丁森是这么向你报告的吗？”

“是的。”

“在白天？”

“阿贝尔呼叫我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半，我记得。”

“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阿尔文·胡克斯说道，“按照法律，刺网在九点之前必须收起——对吗，莫兰治安官？”

“是的，”县治安官说道，“上午九点。”

公诉人来了个略带军人感的转身，在法庭打过蜡的地板上转了一个小圈，手干净利落地背在腰后。“然后你做了什么呢？”他询问道。

“我让阿贝尔不要动。就待在原地。我会乘汽艇去接他。”

“你没有呼叫海岸警备队？”

“我决定等会儿再呼叫，自己先去看一眼再说。”

阿尔文·胡克斯点了点头。“这在你的权限之内吗，治安官？”

“这是要凭判断才能决定的呼叫，胡克斯先生，”阿尔特·莫兰说道，“我觉得我该这么做。”

公诉人又点了点头，扫了一眼陪审团的成员。他对治安官的回答感到满意；这给他的证词投上了一丝道德的光彩，使他树立起尽忠职守的权威形象，这是绝对必要的。

“请你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向法庭讲述一遍，”阿尔文·胡克斯说，“九月十六日上午发生的事。”

治安官迟疑地瞪着他。阿尔特·莫兰不是个沉着的人，稍遇为难之事便面露紧张之色。他从事这一职业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从来无意当一个治安官，只是阴差阳错到了这个位置。他穿着赭色的制服、黑色领带和锃亮的皮鞋，看上去似乎皆是命运的错配。他穿着这身行头极不自在，仿佛是身着伪装在化装舞会上不知所措的样子。治安官身材瘦弱、缺乏威严，常喜欢在嘴里嚼一块黄箭口香糖（此时他并没有嚼，这多半是出于对美国法庭的敬重之意，尽管美国法律体系并非尽善尽美，但是他却全心拥护）。年过五十之后，他的头发掉了许多，他的肚子看上去总是一副营养不良的瘪气样子。

前一天晚上，阿尔特·莫兰没有睡着，他躺在床上为自己在本案中的角色发愁，他闭着眼睛回想事情的经过，一切就像是在做梦。他

和他的副手阿贝尔·马丁森在九月十六日上午一起乘县署的汽艇到了白沙湾。汹涌的潮水已经在三个半小时之前（也就是六点三十分）退去了；半晌午的太阳照得水面波光粼粼，也晒在他背上，令人感觉十分舒服。前一天晚上，棉花般厚实的浓雾笼罩了整个岛县。后来，浓雾开始消散，由白茫茫的一片幻化为一团团的白雾在海上翻腾。他们开着汽艇向苏珊·玛丽号驶去，周围的最后一团白雾也在阳光的热力下化为无形。

阿贝尔·马丁森一只手搁在汽艇的节流阀上，一只手撑在膝盖上。他告诉阿尔特，詹森港的一个叫埃里克·赛弗斯顿的渔民——老埃里克的儿子，发现苏珊·玛丽号在白沙角的南边漂泊着，网都撒在那儿，而且看上去船上没有人。说的时候，他用手指了指那个方向。那是拂晓之后一个半小时多的样子，船上的航行灯还亮着。当时，阿贝尔开车来到白沙咀，胸前挂着一副双筒望远镜，走到社区码头的尽头。他看到苏珊·玛丽号果真随着波涛漂荡在海湾的西北偏北方向，于是便呼叫了治安官。

十五分钟之后，他们来到漂泊的船边，阿贝尔把节流阀向后扳过去。海湾此时十分平静，所以他们很顺利地靠近了苏珊·玛丽号；阿尔特放好缓冲垫；他们两个人用缆绳在每个系缆墩上都绕了几圈，系紧。“灯都亮着，”阿尔特一只脚踩在苏珊·玛丽号的船舷上，一边观察一边说道，“每一盏灯都亮着，好像。”

“他不在船上。”阿贝尔答道。

“不像在船上。”阿尔特说。

“检查一遍吧，”阿贝尔说，“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阿尔特听到这话心里一惊。“最好不要，”他阻止道，“别说晦气话。”

他们绕过船舱，站在那里眯起眼睛顺着苏珊·玛丽号的支索朝上望去，一直望到稳定器的顶端。红白双色的尾灯整个早晨都亮着；收网灯

和诱鱼灯都在渔网的尾部，在朝阳下发出暗淡的光芒。当阿尔特站在那里思索的时候，阿贝尔·马丁森拉开了货舱的舱盖，叫他过去。

“找到什么东西了吗？”阿尔特问。

“看这儿。”阿贝尔答道。

他们一起蹲在打开的方形货舱口向里看去，舱里鲑鱼的味道朝他们飘了过来。阿贝尔拿着手电筒在一堆僵直无声的鱼身上照了一圈。“银鲑鱼，”他说，“估摸着有五十条。”

“那么他至少捞过一网。”阿尔特说。

“应该是。”阿贝尔应道。

以前曾经有人掉进空货舱里，摔破了头，死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阿尔特听过几件这样的事。他又看了一眼那堆鱼。

“你估计他昨晚什么时候出的事？”

“很难说。四点半，五点？”

“他去了哪儿，你觉得？”

“或许是北岸，”阿贝尔说，“或许是船舰湾。也可能是艾略特海岬。那里是鱼群出没的地方。”

但是这些不用说阿尔特也知道。鲑鱼是圣佩佐人的生计所在，鲑鱼群夜晚会在什么神秘的地方出没是人们交谈的永恒主题。但是阿贝尔大声说出来还是提醒了他——让他想得更明白了。

他们两个在货舱口又待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干什么。那堆一动不动的鲑鱼让阿尔特深受困扰，但一时又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所以他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它。然后他站了起来，膝盖骨发出咯咯的响声，转身离开了黑洞洞的货舱。

“我们再找找。”他提议道。

“对，”阿贝尔说道，“说不定他就在驾驶舱里，昏过去了还是怎的。”

苏珊·玛丽号是一艘三十英尺长的后推进式捕鱼船——一艘标准

的、维护良好的圣佩佐刺网渔船——她的驾驶舱就在中舱后面。阿尔特弓身钻进船尾侧面的舱门，并在舱门口站了一会儿。在地板的中央——这是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物——一只锡制的咖啡杯倒在那儿。一个船用电池正放在驾驶盘的右边。右舷边是一张短床，上面放着羊毛毯；阿贝尔拿手电筒照了照。驾驶舱中，驾驶盘上方的灯还开着，一缕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照在右舷的船壁上。这一极端整齐和过于寂静的场景使阿尔特心生一种不祥的感觉。罗盘箱上方的一根铁绳上挂着一盒香肠，随着苏珊·玛丽号的起伏而晃动着；除此之外，一切都寂然不动。除了无线电机里传来模糊、遥远的噼啪声之外，什么声音也听不见。阿尔特记下这一切，开始转动收音机的调台旋钮。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只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陷入了茫然之中。

“情况不妙。”阿贝尔说。

“去看看，”阿尔特说，“我忘记了——去看看他的救生筏是不是还在。”

阿贝尔·马丁森把脑袋探出舱门看了一下。“还在那儿，阿尔特，”他说，“现在怎么办？”

他们相互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阿尔特叹了口气，坐在卡尔·海因的短床床沿上。

“或许他爬到甲板下面去了，”阿贝尔说，“可能他的引擎出了点什么问题，阿尔特。”

“我就坐在他的引擎上面，”阿尔特指出，“这下面空间太小，根本没人爬得进去。”

“他离开了。”阿贝尔摇着头说道。

“好像是这样。”治安官答道。

他们看了看对方，然后目光又移向别处。

“或许是谁把他带走了，”阿贝尔说，“他受了伤，用无线电求助，然后有人来把他带走了。就是这样——”

“那他们不会让船就这样漂在这里，”阿尔特说，“而且，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会儿我们应该已经听到些消息了。”

“情况不妙。”阿贝尔·马丁森又说了一遍。

阿尔特又往齿间塞了一块黄箭口香糖，他真希望这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喜欢卡尔·海因，他也认识卡尔的家人，他星期天经常和他们去同一个教堂做礼拜。卡尔祖祖辈辈都是岛民。他的祖父生于巴伐利亚，在中央谷最肥沃的地方拥有三十英亩草莓地。他的父亲也是个种草莓的农民，一九四四年死于中风。后来，因为儿子在外打仗，卡尔的母亲，埃塔·海因把三十英亩草莓地都卖给了乔金森家。海因家的人吃苦耐劳、少言寡语，圣佩佐的居民大多都喜欢他们。阿尔特回想起来，卡尔在坎顿岛美国海军部队当炮兵，曾经打到过冲绳岛。他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岛上有的年轻人却没有。他回来之后便过上了刺网渔民的生活。

在海上，卡尔的一头金发变成了黄褐色。他有两百三十五磅重，相当部分的体重来自那壮阔结实的胸膛和肩膀。冬日里，他拉网捕鱼的时候总是戴着一顶妻子织的羊毛帽，穿着一件洗旧了的军装夹克。他从来不去圣佩佐酒馆，也不去圣佩佐咖啡馆喝咖啡。星期日上午，他总是和妻子一起坐在第一山路德派教堂后排的长椅上。苍白的教堂灯光下，他眯着眼睛，巨大的手掌中捧着一本打开的赞美诗集，一脸虔诚。星期日下午，他喜欢蹲在船尾的甲板上，一言不发却技巧娴熟地整理自己的刺网，或不厌其烦地将渔网的漏洞补上。他总是独自干活。他待人有礼却不太容易接近。不管走到哪儿，他几乎总是穿着一双胶靴——就像所有圣佩佐的渔民一样。他的妻子同样也是早期岛民的后代。阿尔特记得，她是瓦里格家的人（他们是草农和锯木工，在牛海岬有几英亩零星的土地），她的父亲不久前刚刚去世。卡尔用了妻子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船，他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在友睦港西面建造了一座大木屋，其中有一间屋子是为他母亲埃塔建造的。据说，埃塔十分要强，不肯跟他住在一起。埃

塔住在镇上的洛蒂·欧普斯威格服饰商店旁边，是一个肥胖而严肃的女人，说话带有一点儿日耳曼人的口音。她的儿子每个星期日下午都会来敲她的门，接她到家里去吃顿晚饭。阿尔特曾经见到过他们一起费劲地爬上老山，埃塔迎着冬天的冷雨撑着一把伞，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质地粗犷的冬大衣的衣领。卡尔的两只手都蜷曲在军装夹克的口袋里，羊毛帽帽舌压着眉头。总而言之，阿尔特认为，卡尔是个好人。他的确不太说话，而且看来像他母亲一样不苟言笑；可能战争对他也有影响，阿尔特意识到。卡尔很少笑，但是在阿尔特看来他看上去也并无不高兴或者不满。而现在，他的死将在圣佩佐引起轩然大波；人们不敢想象，在这个有如此多的人以捕鱼为生的地方，这一消息意味着什么。对大海的恐惧始终存在，潜藏在他们的海岛生活的表面下，如今这种恐惧将再次在人们的心中翻腾。

船在左右晃动，斜倚在驾驶舱门边的阿贝尔说：“来，我们把他的网拉上来看看，阿尔特。”

“也好，”阿尔特叹了口气说，“行。那我们就动手吧。但是我们得一步一步来。”

“他那儿有个马达，”阿贝尔·马丁森说道，“估计他离开这儿大约有六个小时。而且所有这些灯都在消耗电池能量。有可能已经发动不起来了，阿尔特。”

阿尔特点点头，然后转动了船驾驶盘旁边的钥匙。电机立刻运转了起来；引擎咯瞪了一下，随后便空转起来，在地板下面突突地震动着。阿尔特缓缓地把调节手柄往后扳。

“好了，”他说，“这声音怎么样？”

“看来我的判断不准确，”阿贝尔·马丁森说，“这马达听起来状态良好，动力十足。”

他们又走了出去，阿尔特走在前面。苏珊·玛丽号已经偏离方向，跟海浪呈垂直状态，船身略向右边倾侧。随着马达的推动，船开始轻轻